

請掀開經本，第一頁的後面。昨天講到了了凡居士對於命運他有了信心，也就是對於果報這個說法他相信了，這樣他才發起了念書的志願，發了這個願。那個時候念書不像現在的學校，所謂是私塾，這個風氣在過去大陸是很興盛。私塾裡面教學是以我們傳統的教學法，學生人數大概也不多，少的只有幾個人，最多也不過是一、二十個人。所以老師對每一個學生他都能夠照顧得到。像現在一個班上差不多都是五十人以上，這老師精神實在是照顧不過來。最理想的是十個學生，這最理想的，個個都能夠照顧到。在過去，可以說學校教育沒有像現在這樣的普及，也沒有這樣的發達。我記得我們在抗戰期間當中讀書，一般的小學很少有超過三百個學生的，很少有超過的。中學也是如此，普通一個初中、高中，也都是二、三百人，不像現在學校有幾千人，聽到真是嚇人。在抗戰期間，這是情形比較特殊，那時候國家為了收留流亡學生，所以辦了很多國立中學。國立中學直屬於教育部的，學生都是流亡學生，吃住都是公家的，也等於說給一份口糧。所以抗戰期間，人家稱當兵的叫丘八，稱學生叫丘九，有這麼一個稱呼，所以我們也是吃國家的糧食。

當時我們覺得那個學校在中等學校裡頭是規模最大的，大概有兩千多人，這個學校就是很大一個學校，有兩千多人，我們老校長是周邦道先生，他主持校務。可是雖然說有兩千多人，實際上每一個部分就是兩百多人。這個學校相當完整，它有高中部、有初中部、有女子部、有附小，還有師範部，分得很多，大概有六、七個部門。六、七個部門一分開，每一個部門也只有兩百多人，最多的也

只是三百人的樣子。女子部它是高、初中合在一起。我們還有實驗部，有五年一貫實驗部、有六年一貫實驗部，就是當中沒有高、初中的，五年一貫制就是從一年級到五年級，六年一貫制是從一年級到六年級，所以這叫實驗中學。所以說每一個部分分開來人數並不多。

這個時候他們念書是念私塾，他到哪裡去念？他的表兄沈稱把他送到一個朋友家裡去，這個時候有一位郁海谷先生在他的朋友家裡叫開館，開館就是開私塾，招收學生，他這個表兄就把他送到那裡去讀書，拜這個郁海谷為老師。孔先生給他算命，說他「縣考童生」，童生就是秀才，科舉時候叫秀才叫童生，這個命裡面是「十四名」，說「府考七十一名，提學考第九名」，提學是相當於省考。在從前政治制度，它是省下面有府，府下面有縣，大概一個府有六、七個縣，管六、七個縣。到民國初年的時候，府沒有了，但是這個制度還存在，我們設的行政專員，那時候的行政專員就等於前清時候的知府。我們曉得，知府他是四品官，縣太爺是七品官，這個巡府，就是省主席，是二品官。省考第九名。

他說明年他去參加考試，三個地方的名次果然不錯。諸位曉得，真正是「一飲一啄，莫非前定」，人的確是有命運。不但是在家人有命運，出家人還是有命運。換句話說，不管是出家、在家，這與出家、在家沒關係，要你自己修持有了功夫這才轉運。所以千萬不要以為說一出家命運就改變了，沒有這麼便宜事情。了凡居士沒有出家，他命運改了。可見得改造命運不一定要出家，是要在修持功夫上來說的，出家要不修行，還是受命運的支配，沒有辦法超越命運的掌心。

這三次考試名數都相符合，信心更堅定，於是乎請孔先生給他算命，算什麼？算他一生，「終身休咎」。孔先生給他算了，告訴

他，你「某年考第幾名，某年應當補廩」，這個廩就是廩生，「某年當貢」，貢是貢生，這都是科舉時代的制度。到補廩生的時候，這個時候就等於說是國家發薪糧了，國家給你待遇，等於說有薪水，有糧食給你，供給你讀書，你可以安心去讀書，不必為生活而憂慮。「貢後」，這個貢是指貢生，貢生之後，「某年當選四川一大尹」，大尹就是縣市長，在一個縣裡面，縣長是大尹。所以有二尹、有三尹，相當於我們現在好像是縣市政府的縣長，縣長底下有主任祕書，主任祕書是二尹，再下面的是科長，科、局長算是三尹，在一個地方上他的地位是第三等的。大尹就是首長，就是地方官吏的首長，縣市長。

告訴他，你做了縣長之後，「在任三年半」，你就得要告假，告假要回家，為什麼？你壽命到了，如果不回家你將來死在任上，死在任上麻煩，所以勸他回家。「五十三歲」，到他五十三歲的時候，「八月十四日丑時」，壽終正寢，到這個時候要死，你看連時辰都算得準確，「當終於正寢」，還是一個好死。可惜你命裡頭沒有兒子。了凡居士聽了孔先生給他算的這個，他都是詳詳細細把它記載下來。一生的命運斷定了。你看從此以後，凡是遇到考校，那個名次先後順序完全跟孔先生所算的一模一樣，一點都差錯不了，「皆不出孔公所懸定者」，這是他的預言，他所給他算的卦。

這個裡頭有個疑惑，「獨算余食廩米九十一石五斗當出貢」，這是命裡注定的，你看看，他吃公家的糧食吃到九十一石五斗他就要升級了，升格了，由廩生升到貢生，就應該升級了。可是怎麼樣？他食米七十餘石的時候，屠宗師批准他補貢，時間沒到，他心裡懷疑。結果怎麼樣？「後果為署印」，署印就是代理，代理的這個楊先生他駁回，不准，這個事情又耽誤下來了。一直到丁卯年，殷秋溟宗師見他這個場中備卷，就是以前那個舊的卷子，這位提學大

人再把以前那個舊卷子翻來看一看，看到他這個卷子文章實在是好。「嘆曰，五策」，策是策論，就是論文，五篇論文，「即五篇奏議也」，這個論文實在是寫得好，有見地，可以建議給朝廷。所以說是不能叫這樣的人老於窗下，這就提拔他。再「遂依縣申文准貢」，由這個地方再拔貢，就是提拔為貢生，這叫拔貢，選拔出來的。這個時候他算一算，果然不錯，確實是吃了九十一石五斗米，他說公家領的米確實領了這麼多，這才拔貢，提拔為貢生。

這個幾句話，諸位要好好的把它記住，用紅筆把它劃起來，「余因此益信進退有命，遲速有時，澹然無求矣」，到這個時候才是全程肯定的真正相信有命運，心地澹然沒有求了。為什麼？統統是命運安排的，你想求你也求不到，命裡面有的終須有，命裡無時莫妄求，求不到！我學佛的當初，朱鏡宙老居士，這是在民國四十二年剛剛學佛沒多久的時候，我有一個朋友跟朱老居士是同鄉，他們認識，他介紹我認識他。朱老居士那個時候在台北辦了一個台灣印經處，我認識他之後，印經處裡面所出版的書籍他都要送給我一本，我得到他很多的利益。他特別給我介紹的就是《了凡四訓》，我把這部書看了很多遍，想一想是有道理。所以我從一開端就依照《了凡四訓》來修學，命運果然改變了，跟了凡先生一樣非常有效，我的效果比他還來得快。所以這幾句話很重要。

他拔貢之後就到了北京，這個時候明朝的首都也在北京，就是現在的北平。北平這個宮殿，這個皇宮，是元朝時候建的，明朝時候再加以修理、加以擴大，到清朝的時候那真是金碧輝煌。他在京師住了一年，住了一年他也不幹事，天天靜坐，也不讀書了。為什麼？命都注定了，還有什麼想頭？沒有想頭了。所以這種人我給大家講叫標準凡夫，他的命那是真正確定，為什麼？裡頭連加減乘除都沒有，他又不造善、又不造惡，所以沒有加減乘除了，該多少就

是多少。我們平常人這個命不是那麼樣確定的，大致上是差不多，為什麼？你每天這個念頭起伏，有善念，這個命往好的方面轉；有惡念，又往壞的方面轉，它總是轉來轉去，不穩定。他的命運是穩定的，很穩定，因為他不造善也不造惡，所以他是穩定的。我們這個命天天都有加減乘除。

到第二年己巳年，「遊南雍」，這個南雍是國立大學，在那個時候叫太學，明朝的時候叫國子監，國子監就是國家所辦的大學，當時在北京有，在南京也設了一個，南京設的就叫做南雍。他「未入監」，這個監就是國子監，他到了南京，應當在那裡去念書，在沒有入學之前，他去訪問雲谷禪師。雲谷禪師是很有道行的一位老和尚，他住在南京的棲霞山。棲霞山的道場是一個古道場，在佛教裡頭也負有盛名，也是南京名勝遊覽的一個地區，特別是棲霞的紅葉，秋天，它那裡楓樹很多，楓樹林紅葉非常之美。雲谷禪師就住在棲霞山，他到那裡去訪問。在棲霞山就跟老和尚在禪堂裡頭「對坐一室」，在禪堂裡，「三晝夜不瞑目」，這個定功不簡單。

你們現在在這裡學靜坐，這不是參禪，是學靜坐，我請劉老師教你們大家靜坐。這個靜坐，諸位要曉得，不要勉強，盤腿能夠雙盤當然最好，不能雙盤單盤也可以。單盤叫菩薩坐，你看許多菩薩，他坐的姿勢是單盤，如來佛他一定是雙盤。所以單盤也可以，不要勉強。坐的時間要長，這個長也是慢慢訓練的，不是一下就一定要坐多久時間，那樣會坐出毛病出來。坐得腿覺得有一點酸痛的時候要忍耐，但是最好這個忍耐不要超過十分鐘，覺得自己的腿已經發麻了，再坐十分鐘就可以下來了。因為這樣坐久的時候，怕腿裡頭瘀血，會出毛病。所以不要勉強，要坐得自然，逐漸逐漸把時間加長，不要用心過猛，一下就求長時間，那樣子會得病。坐的姿勢，腰一定要挺直，不要養成一個壞習慣，兩頭勾在一頭，那個不好

，那個姿勢很不好，身體會受傷的。同時最重要的不可以坐在那裡睡覺，你想想看，坐在那裡睡覺，哪有躺著睡舒服？對不對？沒有躺著睡舒服。我看到有許多人好像要修不倒單，其實他是坐在那裡睡覺，這個不好。

我最初學佛的時候，也很想學這個功夫，我在台中跟李老師商量，他把我罵一頓，他說沒有必要。他說以前修不倒單是有必要，為什麼？像佛在世的時候，那個時候的制度是「日中一食，樹下一宿」，他沒地方住，不需要房子，晚上在大樹底下，大樹底下睡是不方便，而且人家看得也不莊嚴、看得也難看，所以都是坐禪修定，都是坐著的。現在，你看哪一個出家人在野外去過一天？沒有這個事情，都有房子住，而且住得很舒服，你何必去學這個？所以這個沒有什麼太大的意思。我也就聽了他的話，就沒繼續學它。我這個腿子大概也是先天就有這麼一點的長處，第一次人家教我盤腿的時候，我就能雙盤，而且就能盤得很好，盤得很標準，能夠坐五分鐘，雙盤可以坐五分鐘，頭一次教我就可以。大概坐到半年的時候，我就可以坐兩個小時。所以在我還沒有出家之前，我跟懺雲法師在一起的時候，那時候沒有出家，我可以坐四個小時。這個事情慢慢的增加可以，不要心過於切、過於猛烈，不好，會得病。

跟老和尚在一起，坐了三天三夜不瞑目，這個不簡單，實在不是普通人能做得到的。雲谷禪師看到他也很奇怪，這個人了不起，就問他，這幾句話諸位都要記住，很重要的，雲谷禪師跟他講，「凡人所以不得做聖者，只為妄念相纏耳」，這一句諸位要記住。換句話說，你如果要是沒有妄念相纏，你就可以成佛、成菩薩，你的道業就可以成就。我們今天講修行，這一點諸位要記住，佛法的修行都是修定，八萬四千法門是八萬四千種不同的方法，方法不一樣，所修的什麼？全是定，都是修的禪定，千萬不要認為禪宗修的是

禪定，念佛不是禪定，那大錯特錯了，念佛怎麼不是禪定？經裡面講一心不亂，一心不亂就是禪定，不但是禪定，而且是上上的禪定。你們念《楞嚴經》，叫楞嚴大定，行住坐臥都在定中，那怎麼不是禪定？所以搞錯了。你們要學密，念佛就是密，南無阿彌陀佛，這六個字統統是梵語，一個中國字也沒有，這一句就是密咒，什麼密咒能夠比南無阿彌陀佛這個境界更高、更殊勝的？沒有，真正找不到。所以這樣殊勝的法門一般人他不認識，他誤解了，這個吃虧是自己，真正是無上的妙法當面錯過，是很可惜的事情。

為什麼要修定？唯有定才能夠除妄念相纏，妄念是病，定就是治病的，就治這個病。這一句大家要牢牢記住，這也是教給我們修學最重要的一個原則。他就說，你坐三天都不起一個妄念，你很了不起。讚歎他很了不起。了凡先生就說，他說我這個命被孔先生都算定了，榮辱死生都有定數，我還起什麼妄念？我起妄念也沒有用，所以妄念就不起了。雲谷禪師聽了這個話就笑起來了，為什麼？它不是功夫，他沒有功夫，不是禪定，而是什麼？而是相信命運，命運都定了，打妄想也是枉然，不如不打妄想了。雲谷禪師就說，「我待汝是豪傑」，我以為你是英雄豪傑。這學佛，佛是英雄豪傑，你看佛的大殿，叫大雄寶殿，大雄是什麼意思？就是大英雄，大英雄寶殿。什麼樣的人才能稱英雄？一般人所辦不了的事情他能辦，一般人做不到的事情他能做得到，這是英雄豪傑。的確佛的智慧能力超過一切人，了生死，出三界，證無上菩提涅槃，真的，別人做不到，他能做到，所以我們稱他為大英雄。

雲谷禪師也以為了凡居士三天不動心不簡單，是英雄豪傑一流的人物，哪裡曉得他還是個凡夫，是因為命被人算定了，自己曉得命是有一定，所以他才不起妄想，所以才說他，你原來還是個凡夫！了凡居士就問，問他這什麼緣故，你老人家為什麼這樣說法？雲

谷禪師就開導他說，人不能無心，未能無心的時候，這個心是妄心，你還沒有到達把妄心斷盡的時候，你就有命運。就是說「終為陰陽所縛，安得無數」，你這個命就有陰陽消長，就有吉凶禍福，你是有數的，有個定數。高明的人能夠看得很準，能夠推算得很準。

我們想一想，我們妄念有沒有澄清？妄念要沒有澄清，換句話說，我們是有命運的，有定數的。你沒有碰到孔先生，你要碰到孔先生，他給你算一算，你的一生終身休咎也絲毫不差，高明的算命先生，你沒有遇到這個人。那個江湖術士那靠不住，那是胡造謠言，他的目的無非是把你口袋的錢騙到他口袋，他目的就達到，靈不靈他並不保證。不靈的時候，你也沒辦法去找他。所以他的目的只是要錢而已。所以這些人，確實他的功夫、他的學問都不到家。為什麼說他看得有些準？我也常跟大家說，他看人太多了，經驗豐富，閱人多了，經驗豐富，所以他看得有幾分準確，推算得有幾分準確。談得太多了，見得太多了，並沒有真正的學問。這個孔先生很了不起，他是有真學問的，所以他推算得這樣的準確，而且這樣的肯定。

但是說「凡人有數」。我們再看，這底下有幾句話，「極善之人，數固拘他不定」，極善之人，這剛才講了，就是加減乘除，這裡頭加了，所以他的命運轉變了；極惡之人，那個數也拘他不定，專門造惡，本來是好命，結果他變成短命；本來是富貴，變成貧賤。為什麼？他這個福報壽命都被他的惡業消除了。所以這個裡頭有加減乘除的。我們一般人，沒有大善、沒有大惡，小善小惡是天天都有，大善大惡沒有，命運大概差不多能夠算得準；有造大善、大惡，那個命就不準，那是要很高明的人，再從你本來的命運，再由加減乘除來推斷，那個學問就很大，不是普通人能夠知道的。在一般講斷定命運是有兩種人，第一種是在佛門有修行的人，他不要算

，他一看就明瞭，為什麼？他是現量境界，這是最準確，一點差錯都沒有。第二種就是精於易理，易是數學，從數學裡面去推斷，能夠推斷得出來，大致上也不會差錯到什麼地方去，大致是正確的。這在唯識講是用比量的方法得到的結論，也是正確的。可是諸佛菩薩跟有禪定功夫的人，他是現量境界，那是最正確的，不但知道個人，知道國家的命運，知道世界的命運。

這再給他說了，你二十年來被孔先生算定，不會轉動一毫，你不是凡夫是什麼？所以這種人叫標準凡夫，為什麼？一點加減乘除都沒有，完全照他的命運流年來走，不增不減，這真正是標準凡夫。可是標準凡夫很可愛，他要遇到善知識，他能成就。所以我們要想做到標準凡夫都不太容易，為什麼？至少他的妄念少了，比我們是減少得太多了，我們一天到晚在打妄念。

了凡居士聽了這個話之後他就懷疑了，他說數可逃嗎？就是數可以能夠超越嗎？雲谷禪師就告訴他，「命由我作，福自己求。詩書所稱，的為明訓」，先就《書經》裡頭幾句話來告訴他。為什麼？因為他是讀書人，你給他講詩書，他聽起來非常親切，他自己念的。所以這個你談起來，度化眾生的技巧，不說佛怎麼說的，先說儒家書上怎麼講，不說自己，先說他的，然後再說自己，來做一個比較，做一個對證。說「我教典中說」，這是佛經裡頭講的，「求富貴得富貴，求男女得男女，求長壽得長壽。夫妄語乃釋迦大戒也，諸佛菩薩，豈誑語欺人」。如果單單說儒家儒書這樣說的，你半信半疑，佛也是這麼說的，釋迦牟尼佛跟孔子沒有見過面，兩個人所講的都是一樣，豈不是英雄所見大略相同，這還信不過嗎？一個聖人講的半信半疑，西方聖人也這麼說法，我們應當要相信。這就是改造命運的動機，命是自己造的，福報是你自己修的，這個話一點都不錯。

佛門裡面常講有求必應，我在剛剛學佛，親近章嘉大師，也跟章嘉大師討論到這個問題，因為我自己曉得，我這個命很薄，業障很重，就跟了凡先生一樣，想一想，了凡先生的命比我還好，好得太多了，我這個命太壞太壞。章嘉大師就告訴我，「佛氏門中，有求必應」，他教給我，他說怎麼求？要如理如法的求，一定要懂得理論、要懂得方法，合乎理論、合乎方法的求才有求必應。你求的時候求不到，求還沒有感應的時候，老師好，他把我們的疑惑，他都曉得，都預先給我們斷除掉了，他說當你有求，求不到的時候，你有業障，業障消除了你所求的就得到了。業障要怎麼消除？要懺除業障，像普賢行願裡面第四願就是懺除業障。但是用什麼方法來懺除？是不是每天在佛堂裡誦經拜懺？他講不是的，不是這樣的，懺除業障在事上的修學就是後不再造，知道這個事情做錯了，以後不再做，這叫做懺除業障。你天天誦經拜懺，拜完了之後再幹壞事，那有什麼用處？沒用處。而且最重要的是要從心地的懺除，換句話說，要改變心理，這個重要。心正了，言行自然就正。心不正，裝出那個樣子，那也不行，你的罪業還是消不了的。所以懺除業障要從心地上用功夫，在內心裡面改過自新，這樣就有感應，這是我們一般佛門講的事懺，事懺就是這個懺法。

理懺是什麼？理是理論，道理，理明瞭通達，這個時候把業障真是連根本都拔除了，證理了，宇宙人生是一回什麼事情徹底明瞭了，恍然大悟了，這個境界在禪宗叫大徹大悟，在教下叫大開圓解，這個就是理懺。這個時候心思言行決定是正確的，決定是至善的，沒有一絲毫的惡，都是善。這就是要修學上要達到相當的水準，就是要開悟，我們一般講開悟。真正開悟了，罪業消除。你有罪業不會開悟，為什麼？罪業是障礙、是無明，障礙著你，你不會開悟。業障去掉之後就開悟，開悟當然業障就沒有了。所以這是懺悔

法裡頭是最根本、最究竟的，我們留在《普賢行願》這個「懺除業障」再細細給諸位來討論這個問題。這個問題對我們來講非常的重要，只要業障懺除，你將來在學佛道路上真是一帆風順，很少障礙。

說到有求必應，確實是事實，我從民國四十二年學佛到今年七十一年，整整三十年，這三十年當中的確是有求必應，感應大概比一般人都來得殊勝。這些好處全是章嘉大師傳授的，我是依教奉行，果然不差，就跟袁了凡試驗孔先生的一樣，試驗得很正確，我在佛門所求的亦復如是。所以如果你要是不信，那這個功德利益是自己失掉。所以首先我們要相信。了凡先生他聽了之後還有懷疑，孟子說，他這舉孟子的話來說，「求則得之，是求在我者也。道德仁義，可以力求，功名富貴，如何求得」。你說求道德仁義，求之在我，這是我們相信的，凡是讀書明理的人都相信，決定沒有懷疑。如果說功名富貴，像前面講的，求富貴得富貴，求男女得男女，求長壽得長壽，這能求得到嗎？就懷疑了，給諸位說，確實求得到，只要你自己能夠相信，求成佛都可以成佛，這些世間雞毛蒜皮的小事哪有求不到的道理！

雲谷大師就給他解釋了，「孟子之言不錯」，你自己錯解了，你誤會了，那就是說，求則得之，不但道德仁義求則得之，功名富貴你求也得之。這個裡頭就是要如理如法，不是妄求，是如理如法的去求。「汝不見六祖說」，這是六祖惠能大師《壇經》裡面所講的，「一切福田不離方寸」，這個方寸就是我們自己的心，心地，福從哪裡生的？從我們自己心地裡面生的。「從心而覓，感無不通」。所以教你求，到哪裡去求？像章嘉大師教我們求的，他教我們懺除業障，從心地功夫做起，不是在外面求，你供養佛菩薩形像，天天給他燒香叩頭，求他來賞賜你什麼，那求不到的。為什麼？那

你是向外求，求不到，於理於法都錯了。所以現在多少在佛門裡面求，他怎麼求？他就是每天燒香拜拜的時候，求泥塑木雕的這些佛像，佛菩薩形像，求它，所以有求不應，不靈。不是佛菩薩不靈，是你搞錯了。求觀音菩薩要從自己大悲心裡面求，與觀世音菩薩才能感應道交。自己沒有慈悲心，希望觀音菩薩賜福給你，哪有這個道理！求地藏菩薩要從自己孝敬心中求，才會得感應。這是在這兩天《行願品》裡面，這些大意都跟諸位說過，一定要記住，要曉得求的理論與方法。這個幾句話很重要的。「從心而覓，感無不通。求在我，不獨得道德仁義，亦得功名富貴；內外雙得，是求有益於得也」。這是從六祖大師所說的理論。

因為《六祖壇經》在從前念書人沒有不讀的，你說讀其他的經典，他也許沒有讀，就一般講《壇經》、《楞嚴經》、《法華經》這些經典，讀書人都念，為什麼？文章也好，第一流的文章，《金剛經》，這四部經幾乎沒有人不讀的，真是家喻戶曉，所有讀書人對這些經都熟悉，特別舉《六祖壇經》來說。《六祖壇經》一般流通的版本是有很多問題，有很多錯誤，我們圖書館也翻印過幾次曹溪的原本，這個版本非常好，我們所採取的這個版本（原本）就是《普慧大藏經》版本，曹溪原本。大概這個書還有多，將來你們每個人回去的時候都可以帶一本回去，你看看《六祖壇經》，很有趣味。

下面教給他方法，「若不反躬內省」，躬是身體，就是反求諸己，自己要認真的去反省反省、檢點檢點，向內去反省。你要是不曉得反躬內省，「徒向外馳求」，一昧的向外面去求，「則求之有道，而得之有命矣。內外雙失，故無益」。這是講我們現在大多數的人在佛門裡面求都是這個求法，你求，求得到了，得到是什麼？你命裡頭有的，命裡頭有的你求得到，那不是求的，命裡有的；命

裡沒有的求，你求，得不到，內外雙失。我們今天見佛門拜佛的人，可以說百分之九十九都是這個求法，不應，有求不應。懂得佛法道理的人是向自己內心去求，其結果？內外都得到，內得的是道德仁義，外面得的是富貴功名，沒有一樣得不到。所以諸位，佛法跟孔聖人教給我們的求都是從內心去求，不是教我們向外頭攀緣。向外面攀緣這個是無意義的，真的是求人不如求自己，求自己是內外雙得，求人是內外雙失。這個裡面的利害我們一定要把它搞清楚。這幾句話可以說把這個求的道理、方法都告訴了凡居士，都告訴他。

然後問他，他說這個孔先生算你的終身怎麼樣？給你算的命，你的一生怎麼樣？「余以實告」，他就老老實實一五一十的把孔先生給他算的這個流年，哪一年該怎麼怎麼，說到五十三歲，這個命就終了，都告訴雲谷禪師了。雲谷禪師說好，你自己揣摩揣摩，你應不應該得科第？得科第就是在從前科舉時代考中進士，進士及第，就像我們現在的高考。那個時候考進士，所謂是天子門生，那是皇帝考的，叫殿試，進士是殿試，這個主考官是皇帝，皇帝也不見得真正的，名義上的主考官是他，皇帝要看。進士及第，這是在學位上是最高的，好像我們現在學位裡頭博士的頭銜，這是最高的學位。就問他，你自己揣摩揣摩，你應不應該得進士？你應不應該有兒女？

了凡先生他的好處就是老實，很誠懇。「余追省良久」，老和尚這一問，他就反省，想了很久，這才說出來不應該，就是不應該中科舉、不應該有兒女。為什麼原因？想一想自己業障太重了，這個自己一反省，一內省，確實就能夠察覺得到，我們這個前途該不該，能想得到。你看底下說的，「科第中人，類有福相。余福薄，又不能積功累行，以基厚福」，想一想都是自己的缺點。「兼不耐

煩劇，不能容人。時或以才智蓋人，直心直行，輕言妄談。凡此皆薄福之相也，豈宜科第哉」。到這是答覆，自己想一想，不應該中進士，不應該有功名。為什麼？這個到現在也是如此，諸位要曉得，凡是那個做官的，從前科第出身，他後來他就是做官的，做官有做官的命，都是有福的。俗話說得好，說一對夫妻，夫妻的緣分是三世修來的，夫妻能夠到頭，白頭偕老，是三世修來的。你看很多結婚了，幾天離了婚，那都是過去世沒有三世的基礎。做官要做一個大官，像省主席、部長一類的，不但是自己要累世的修行，他的祖宗最低限度也要五代到七代積德，積陰德，家裡頭才能出一個這樣的人，不偶然，這個事情我們叫陰德，祖先積的陰德，家裡頭才有這樣的人才出來，哪有那麼簡單！

現在的人不相信這個道理，胡作妄為，所以他自己的身家能保到他一生就很少，兒女那更保不住，這個原因在哪裡？不曉得積德，不知道因果報應的道理，以為這什麼？以為這叫迷信，實際上是他迷信，不是我們迷信。孔老夫子、釋迦牟尼佛決定不迷信，而是他自己迷信。所以修福非常重要，你相信了你才肯幹，你肯幹，你的命運就能夠改變。諸位這十天在此地真正能把這個道理明白了、相信了，能夠依教奉行，你這個十天就沒有白來。為什麼？這個十天就改變了你一生，你沒有福就變成有福，你沒有壽就變成長壽，這十天就功德無量，沒有功名可以得功名，真是有求必應。只要依照這個理論、方法去修學，你在一生當中會樣樣都滿你的願的，真可以做到事事如意，不是做不到的。

這是講他想一想自己，自己沒有福，福太薄了。下面是舉幾個例子來說，從哪些地方看自己薄福？就是不能夠積功累行以基厚福，就是不曉得修福，不肯積福。你看到後面的時候你就曉得，了凡先生是個很放任的人，是個很隨便的人，不拘小節，不重視積德，

不重視修福。換句話說，好事情他不大願意做，他這個人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少一事不如無事，再好的事情還是無事好，他不幹，不肯修福。同時你看，他不耐煩，修福的人要耐煩，要忍耐，不能忍耐那就不能夠培福。凡是修福的事情是要為大眾服務，為大眾謀幸福，熱心公益，他對於公益、慈善事業不熱心。為什麼？不耐煩，事情曉得那是好事，可是太煩了，煩了怎麼樣？就不願意做了，讓別人去做，哪個喜歡做讓別人去做，他自己不肯做，這都是沒福的相。不能容人，這是薄福相，就是度量很淺，不能夠包容人，嫉惡如仇，看到人家一點過失，馬上就要說出來，很容易得罪人，這個也是沒福之相。還有一個毛病，這個毛病也不小，他自己文學不錯，你看這個文章寫得不錯，常常以自己的才華蓋別人，就是處處在文人相聚的時候，他總要鋒芒畢露，要把別人壓倒，這個裡頭也得罪人。

愈是有學問的人愈謙虛，古德常說「學問深時意氣平」。凡是有學問的人處處自以為了不起，貢高我慢，瞧不起別人，這種人縱有學問也有限，沒有度量，就跟袁了凡一樣，沒有度量。這是我們要曉得，學問深的人一定是謙虛，禮賢下士，這真正有學問，有修養。學問是什麼？變化氣質，氣質沒有變化，學問沒有到家，沒有能發生作用。所以諸位要看這個人真正有學問，那就他有修養、他穩重、他厚道，這是真正有學問，又有學問又有福。凡是輕薄浮行，這沒有福報的人。諸位要是《了凡四訓》你要是念個二百遍、三百遍，你就會看相了，你交朋友的時候，什麼好人、壞人你一看就了解，你也就有這個能力，哪一種人可以交，哪種人我們對他敬而遠之。自己學得渾厚，不得罪人，縱是惡人，我不得罪你，我對你很有禮貌，很恭敬，可是咱們少往來，沒有必要的時候不與他往來，這個就叫敬而遠之。要是好人，有學問、有道德，我們親近他，

於我們有利益的，我們可以常常親近他。就能辨別了。讀這個東西，我叫你讀個三百遍、五百遍，比研究什麼看相算命的書高明太多了，那些東西靠不住。念這個東西念熟透了，看人靠得住，非常之穩當，自己依照這個理論方法修行，又能夠看人。

這個地方的直心直行，底下有註解，不是佛法裡面講的直心直行，佛法裡講的直心直行那太好了，直心是道場，它不是這個意思。是什麼意思？叫心直口快，有什麼就說什麼，都抖出來，就是一種放任。這個也是毛病，也是很容易傷人，就是言語沒有分寸，欠考慮，輕言妄談，這個就是直心直行。這些都是薄福之相，沒有福報。沒有福怎麼能取科第？這是他自己認真反省反省，確實能夠看出自己的毛病、自己的過失。在佛法裡面講發露懺悔，這就是發露懺悔，一樁一樁事情檢點，統統說出來，我有哪些哪些地方不對，哪些地方錯的，這發露懺悔，在一個老師、在一個善知識面前，這才求人家指教。你要沒有這番誠意，人家才不教你。你能夠這樣誠心誠意認真去反省，知道自己的毛病過錯，這是一個可教之人，是一個可造之才，他當然要教你。這是講他為什麼不宜科第。

再說到，世間人對子嗣非常重視，特別是在那個時代，所謂是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，就是沒有兒女，後代絕了，這個在過去講這是大的罪過。他自己想一想，我應該不應該有兒女？下面這個就是講自己反省這個問題。「地之穢者多生物」，這是舉比喻說，這個地不是乾淨的，生長植物容易。「水之清者常無魚」，清水從上面一看到底，魚不到這來的，為什麼？怕人家抓牠，牠沒有藏身之處，魚不來！他舉出兩個例子，反省自己，「余好潔」，他有潔癖，潔太過分了，好潔怎麼樣？潔癖怎麼樣？「宜無子者一」，不應該有兒女，他這個反省，反省得相當之深。「和氣能育萬物，余善怒，宜無子者二」，萬物之生，的確和氣才能生，暴戾不能夠生，他

容易發脾氣，稍稍不如意，肝火就上升，這個都是沒有兒女的相。縱然有兒女，兒女也不好，好的就很少。為什麼？他天天在這個環境裡長大，從小耳濡目染，他心情能好嗎？不能好的。小孩最容易模仿大人，特別父母就是他的榜樣，一天到晚生活在一起，他就模仿。

所以諸位要是為兒女著想，就處處都要替他想到，不要讓他養成一個壞習慣，玩笑開不得。看那個小孩很小他就會騙人，他很聰明，他會騙人，將來長大之後大老千一個，大騙子，從小學會的。可是現在小孩，我就看到很多，一、二歲的，現實得不得了，見到人怎麼樣？不理的，你買點糖帶給他，我有東西給你吃，他馬上就叫你，叔叔伯伯叫你了；沒有東西給他吃，不開口，看到就像沒有看到一樣，東西一拿出來的時候，親熱得不得了，太現實了。這種人長大了還得了，一、二歲就是這樣，長大還得了！大人不曉得，這小孩很聰明、很乖巧，現在很聰明乖巧，到長大的時候，那個時候你後悔來不及了。為什麼？對父母也現實。父母有財產給他，他歡喜，統統給他完了以後，再沒有了，再沒有就不理你了，從小養成的。所以像這些小小的地方，我們都要向深遠處去著眼，後果不堪設想。

所以孔老夫子講教小孩，胎教開始！已經一、二歲的時候再教，孔老夫子認為都太遲了。現在真是養子不教，父母之過。我們也看到現在很多的老年人，有沒有女兒？有兒女，兒女都在外國，自己在此地孤苦伶仃，沒有人照顧，甚至於死了，打個電報給兒女，兒女說我工作太忙，還不能回來，你說成什麼話！追究追究這個緣由，教育方面有欠缺，鼓勵兒女到外國去，鼓勵兒女做外國人，當然他是外國人，你是中國人，你死了他不回來奔喪，應該的。大錯特錯，這個真的說得不好聽叫數典忘宗。現世招的這個果報，叫現

世報。這種情形在社會上，今天可以說處處都看得見。

外國真的比中國好嗎？我不相信，我在外面走了一遭之後，回來還是台灣好，為什麼？他們太緊張了，簡直不是人過的日子。你看在美國，甚至於他連煮飯洗衣服的時間都沒有，多可憐！每一個星期天假日的時候，煮一個星期的飯，一餐一餐分配好，放在冰箱，到時候拿來吃。衣服也是一個星期洗一次，每天換的衣服堆在那裡堆一大堆，可憐！那個人是叫機器人，已經沒有生命了，哪裡還有什麼樂趣？機器人，外國人的機器人，人的樂趣已經沒有了。哪裡能像我們中國古人，他生活在詩情畫意裡面，你看多美、多麼的悠閒！我們今天雖然進到工業社會，比起其他的國家，我們還沒有人家那麼緊張。你說台灣人你要到香港去一下，馬路上一走路，人家就曉得這台灣來的，為什麼？他走路不緊張，他在逛街的時候他好像在散步，這一定是台灣人。因為香港人是小跑步，走路是用小跑步，匆匆忙忙，好像發生了什麼大事一樣，馬上趕得要去，個個人都是那樣，看到這個社會有什麼意思？再想一想，還是西方極樂世界好，那個地方太平，那個地方安穩，那個地方自在。

實在講，為生活也不至於忙成那個樣子，社會有進步，物質繁榮，什麼東西都有，而且價格低廉，生活很容易過。只要你不跟人競爭，日子很好過；你要天天跟人家爭，人家有新東西，我趕快也想買，那你就苦了。不必與人家競爭。就像做一張桌子，這張桌子至少可以用個十年、八年，你看到家具店裡天天有新花樣，唯恐自己跟不上時代被淘汰了，前天才買的，看看現在新樣子不錯，趕緊自己要換一個，那不叫自討苦吃嗎？所以說花費那些都是不必要的錢，你又何苦！賺錢不必要多，生活過得去就自在，你就有閒暇的時間。如果說是你拼命在賺錢，錢賺了又捨不得花，到死了之後一文又帶不去，這是悲哀的事情，這個人真是太愚痴，實在是第一號

迷惑顛倒的人。這頭一個講，他容易發脾氣。

其次是，「愛為生生之本，忍為不育之根」，這個忍是講殘忍，不是忍辱。想一想他自己，他自己很愛惜名節，因此不能捨己救人，遇到別人有急難他不肯幫忙。為什麼？要顧慮到自己的身分，就是顧慮的事情太多了，明明應該幫他忙的，為了名節的關係他自己不肯下手。譬如說一個，我們講一個，男女授受不親，這在那個時候，看到一個女子掉到河裡去快淹死了，應該伸手把她拉出來，救她一把，他又不行，男女授受不親，她死了，可憐！這有什麼用處？這叫殘忍，這個時候還顧什麼名節，救人要緊，他就能狠心。所以這是沒有兒子的原因，應當要絕後代！

其次，「多言耗氣，宜無子者四」，他喜歡講話，喜歡發揮他的高論，朋友在一塊的時候，他是個很健談者，多言傷氣。這是從生理上講，是他一個很大的損耗，傷身體的。第五個他喜歡喝酒，喜歡喝酒，酒常常喝醉，傷身體，傷元氣，這也是不應該有兒子。他還有一個嗜好，「好徹夜長坐」，這個長坐不是禪定，這就是不知道保養身體，「不知葆元毓神」。所以從這些方面來看的時候，的確不應該有兒女。其餘的過惡尚多，「不能悉數」，他一想自己的毛病太多太多，真正是一個老實人，發露懺悔。

這個小註裡頭，這一段希望大家要好好的看一看。這裡頭發揮什麼？就說明他這有幾樁事情，特別重要的就是長坐，靜坐。大家看這是在末後的小註的幾行，這裡頭有幾句我念一念，希望諸位要特別注意到。從倒數算，一二三四五，倒數第五行，倒數第五行是小字，小字裡面的第一行，從當中看起，當中的底下，這算是最後一句，「大修養人」，從這個地方看起，希望你們注意到。「大修養人」，也就是大修行人，「私欲淨盡，心境空明，更無陰氣足以覆蓋，常在定中，智光湛然，永斷睡相，此聖境也。欲以凡俗而遽

翼此，戕害生機實所不免，此乃為致病致弱之因」。這幾句話希望大家記住，我提出這一點，也就是奉勸諸位，學佛要老實，不要好奇驚怪。看到人家不倒單，這個很了不起，我也去學了，你要學不倒單就是了凡居士這樣的，把你自已身體會傷害，致病致弱，將來搞一身病，或者身體衰弱，都從這引起。為什麼？你的功夫不到家！人家心裡面一點私欲都沒有了，斷盡了，這樣才行。我們自己心裡頭坐在這個地方，一天到晚還打妄想，為什麼要坐？說個不好聽的，為了名聞利養，大家一看到我不倒單了，別人對我就恭敬了，我這個修行人是第一了，搞這些名堂，用心就錯了，他會有什麼成就。

所以學佛人要老實，我們功夫沒有到，你每一天靜坐一個短時期是好的，可是靜坐的時候，諸位要注意到這個靜字。這個坐，你能夠盤腿坐可以，很好，不能盤腿坐，就像你們一般的坐，姿勢坐得很端莊，規規矩矩坐在那個地方。重要的是什麼？這個時候把心裡頭所有的念頭統統要捨掉，一念不生，你要是每天早晚能夠坐十分鐘，你這一天精神就飽滿，為什麼？真正的休息，睡覺不見得休息，睡覺你會作夢，你還是沒有休息。所以這個搞久了變成腦神經衰弱，很容易得這個病。所以著重在靜，靜是什麼？是一念不生，不管什麼煩雜的事情，什麼重要的事情，在我靜坐的時候統統放下，養生之道。

話雖然這樣說，坐下來的時候，那個念頭更多，你們有沒有這個現象？不坐好像還沒有這個念頭，一坐不曉得哪來的那麼多的念頭。實際上跟諸位說，你這個念頭本來就是那麼多，不坐的時候沒有發覺，這一坐的時候才發覺，才發覺你的妄念有這麼多。可是妄念這樣多的時候你不要害怕，不要去注意它、不理會它，多，我曉得這麼多，隨它去，盡量的自己求靜。所以在這個時候，我們通常

一般的方法，用念佛的方法，我們把整個的精神集中在佛號上，目的就是要將這個妄念把它甩掉。妄念不要理會，如果你要愈理會，妄念愈多，妄念根本不理它。把念頭集中在佛號上，或者你持咒，集中在咒上，或者你背誦經典，集中在經典上，你所背誦的經典上，這樣妄念自然就少了。

要想能夠說是做到，像過去印光大師與一些人討論這個問題，在一支香，一支香普通的是四十多分鐘，就是我們點一支香大概是四十分鐘的樣子，說一支香裡面還會起四、五個妄念，這就是相當好的功夫。真正肯用功如法修學的人，大概總要三年到五年的工夫，才能夠靜坐在那裡四十多分鐘的時間只起四、五個妄念。所以我們在靜坐，坐下來妄念紛飛，那當然的道理，那完全沒有功夫，像這些理都要懂得的。學不倒單那是要到功夫成就了才行，就是你這個妄念確確實實是斷得差不多了，譬如能夠在一個鐘點裡頭起一個妄念，兩個鐘點起一個妄念，這時候才有資格學，才有利益。如果你妄念除不了，妄念很多，你要學不倒單，那是自討苦吃。